

毛澤東著

新民主主義論

武漢圖書教育用品業職工會印

新民主主義論

（爲中國文化雜誌而作原名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一、中國向何處去？

抗戰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爲有了出路，愁眉鎖眼的姿態爲之一掃。但是最近的妥協空氣，反共聲浪忽又甚囂塵上，又把全國人民打入悶葫蘆裏了。特別是文化人與青年學生，感覺銳敏，首當其衝。於是怎樣辦？中國向何處去？又成爲問題了。因此，趁着「中國文化」的出版，說明一下中國政治與中國文化的動向問題，或者也是有益的。對於文化問題，我是門外漢，想研究一下，也方在開始。好在延安許多同志，都有詳盡的文章，我的粗枝大葉的東西，就當作一番開台鑼鼓好了，對於全國先進的文化工作者，我們的東西，只當作引玉之磚，千慮之一得，希望共同討論，得出正確結論，適合我們民族的需要。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決不是「自以爲是」與「好爲人師」，那樣狂妄的態度，所能解決問題的。我們民族的災難深重極了，唯有科學的態度與負責的精神，能够引導我們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是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我想，還可以算作「中國文化」出版的態度。

二、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

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爲中國的政治革命與經濟革命而奮鬥，而且爲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鬥，而一切這些的目的，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國的新社會與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重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爲一個政治上自由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爲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國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

三、中國的歷史特點

我們要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但是這種新文化究竟是一種甚麼樣子的文化呢？

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於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而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我們對文化與政治經濟關係及政治與經濟關係的基本觀點。那末，一定形態的政治經濟是首先決定那一形態的文化的，然後那一一定形態的文化又才給予影響於一定形態的政治經濟。馬克思說：「不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而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他又說：「從來的哲學家只是各式各樣的說明宇宙，但是重要的乃在於改造宇宙。」這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第一次正確解決意識與存在關係問題的科學的規定，而爲後來列寧深刻發揮了的能動的革命反映論之基本出發點。我們論中國文化問題，不能忘記這個出發點。

這樣說來，問題是很清楚的，我們要革除那種中華民族的舊文化，它也不能離開中華民族的舊政治與舊經濟的，而我們要建立的那種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離開中華民族的新政治與新經濟。中華民族的舊政治與舊經濟，乃是中華民族舊文化的根據，而中華民族的新政治與新經濟，乃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根據。

所謂中華民族的舊政治與舊經濟是甚麼，而所謂中華民族的舊文化又是甚麼？

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經濟之反映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中國社會又逐漸生長了資本主義因素以來，即自鴉片戰爭到中日戰爭，一百年來，中國逐漸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現在的中國是殖民地的社會，在非淪陷區，基本上也還是一個半殖民地社會，而不論在淪陷區與非淪陷區，都是封建制度佔優勢的社會。這就是現時中國的社會的性質，這就是現時中國的國情。作為統治的東西來說，這種社會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經濟之反映的文化，則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這些統治的政治經濟文化形態，就是我們革命的對象，就是我們要革除的那種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政治舊經濟舊文化形態，而我們要建立起來的，則是與此相反的東西，乃是中華民族的新政治新經濟與新文化。

那末，什麼是中華民族的新政治，新經濟，又什麼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呢？

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爲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範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範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

由此可以斷言，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所謂中華民族的新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在中國從事革命的一切黨派，一切人們，誰不懂得這個歷史特點，誰就不能指導這個革命與進行這個革命到勝利，誰就會被人民拋棄，變爲向隅而泣的可憐虫。

四、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

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分爲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步驟，而其第一步現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義，而是中國式的特殊新式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那末，這個歷史特點是怎樣形成的？它是一百年來就有了的？還是後來才發生的呢？

只要研究一下中國的與世界的歷史發展，就知道這個歷史特點，並不是從鴉片戰爭以來，就有了的，而是在後來，在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形成的。我們現在就來研究這個形成過程。

很清楚的，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爲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國現時的革命是在做第一步。

這個第一步，可以說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即中國社會開始由封建社會改變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來，就開始了的。中經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一二九」運動，直到今天的抗日戰爭，這樣許多個別的階段費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從某一點上說來，都是實行這第一步，都是中國人民在不同的時間中與不同的程度上實行這第一步，實行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爲了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而鬥爭，爲了完成第一個革命而鬥爭。而辛亥革命則是在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這個革命。這個革命按其社會性質說來，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個革命現在還未完成，還須付與很大的氣力，這是因爲這個革命的敵人，直到現在，還是非常強大的原故。孫中山先生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就是指的這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

然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自從一九一四年爆發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起了一個變化。

在這以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之內，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份。

在這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却改變為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在革命的陣線上說來，則屬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

爲什麼呢？因爲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

在世界資本主義戰線已在地球的一角，（這一角佔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實行崩潰，而在其餘的角上，又已經充分顯露其腐朽性的時代，在這些尚存的資本主義部分，非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過活的時代，在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建立并宣佈它願意爲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而鬥爭的時代，在各個資本主義的國家的無產階級一天一天從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之影響下面解放出來，並宣佈他們贊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時代，在這種時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對帝國主義，即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屬於新的範疇了，它就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這種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經不能當作世界資本主義反革命戰線的同盟軍，而當作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戰線的同盟軍了。

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階級，第一步，雖然按其社會性質，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它的客觀要求，基本上依然還是掃除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然而這種革命，已經不是舊的，完全被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與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爲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無產階級領導的或參加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與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爲目的的革命。這種革命在其進行中，因爲敵情與同盟軍的變化，又分爲若干階段，然而其基本性質是沒有變化的，不到社會主義革命之時，其基本性質總是同一的。

這種革命，是澈底打擊帝國主義的，因此它不爲帝國主義所容許，而爲帝國主義所反對。但是他却爲社會主義所容許，而爲社會主義的國家與社會主義的國際無產階級所援助。

「中國革命是世界的一部分」，這一正確的命題，還是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時期，就提出的了。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提出，而爲當時一切參加反帝反封建鬥爭的人們所贊成的。不過那時還沒有發揮這一理論的意義，以致還只是模糊的認識這個問題。我記得一九二五年蔣介石先生東征陳炯明，到了潮汕，發表演說時，也說過「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句話。這種「世界革命」已不是舊的世界革命，舊的資產階級世界革命早已經完結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同樣，這種「一部分」已經不是舊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這是一個絕大的變化，這是自有世界歷史與中國歷史以來無

可比擬的大變化。

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這一正確的命題，是根據斯大林的理論的。斯大林還在一九一八年作十月革命一週年紀念的論文時，說到：

「十月革命的偉大的世界意義，最重要的有下列三點。第一、它從反對民族壓迫的局部問題，變為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下解放的一個整個問題。第二、它給這一解放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真正的道路，而大大促進了西方和東方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把他們吸收到勝利的反帝國主義的共同軌道上來。第三，因此，它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樑，從西方無產者起，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的被壓迫民族止，建築了一條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見張仲實譯斯大林『論民族問題』）

從這篇文章以後，關於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脫離了舊範疇，改變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一部分的理論，斯大林曾經多次的發揮了。解釋得最清楚明確的，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發表的，同當時南斯拉夫的民族主義者爭論的文章。這篇文章，載在張仲實譯的斯大林『論民族問題』一書上面，題目叫做「再論民族問題」。其中有這麼一段

「舍米契同志曾引證斯大林一九一二年的所著『馬克斯主義與民族問題』那本書中的一段話。那句話是這樣說的：『民族的鬥爭是資產階級互相間的鬥爭』。他引證這句話，意想藉此

暗示他所下的，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民族運動的社會意義的界說之正確。不過斯大林那本小冊子是在帝國主義大戰前著的。那時候，民族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還不是一個全世界的問題。那時候，馬克思主義者，關於民族自決權的要求，還沒有當作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而是當作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自那時起，國際的形勢已經根本改變了。歐戰和十月革命，已把民族問題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變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要是看不清這一點，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列寧尙在一九一六年十月間，他就在「關於民族自決權問題討論的總結」一文中說過，民族問題中，關於民族自決權這個基本點，已不成其為一般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它已經變成全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構成部分了。列寧，以及俄國共產主義的其他代表者，關於民族運動的許多深遠著作，那更不用提了。因此在我們已由於新的歷史的原故，而進入於一個新的時代——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現在，舍米契同志，却引證斯大林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所著的那書中的一句話，會有甚麼意義呢？它僅有這樣一個意義，就是，舍米契同志的引證，是完全離開了時間與空間，不顧活的歷史環境，因而違反了辯證法的基本要求。沒有考慮到某一個歷史環境下是正確的話，在另一個歷史環境下是不正確的」。

由此可見，有兩種世界革命，第一種是屬於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範疇的世界革命。這種世界革命的時期早已過去了，還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之時，尤其是一九一七年

俄國七月革命之時，就告終結了，從此以後，開始了第二種世界革命，即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這種革命，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為主力量，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爲同盟軍。不管被壓迫民族中間參加革命的階級，黨派或個人是何種的階級黨派或個人，又不管他們意識着這一點與否，他們主觀上了解了這一點與否，只要他們反對帝國主義，他們的革命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們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同盟軍。

中國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義更加增大了。在今天，是在由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已經一天一天把世界拖進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是在蘇聯已經到了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而有能力領導與援助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民族與一切革命人民反抗帝國主義戰爭，打倒資本主義反動的時候，是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正在準備打倒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是在中國共產黨，中國無產階級，農民階級，知識份子與小資產階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已經成了一個偉大的獨立的政治力量的時候，在今天，我們是處在這種時候，那麼，應該不應該估計中國革命的世界意義是更加增大了呢，我想是應該的。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偉大的一部分。

這個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其中又分爲許多小階段）其社會性質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還不是最新式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但是早已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現在更已成了這種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成了這種世界革命的同盟軍。這個

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決不是也不能是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

這就是中國現時革命的最基本的特點。這就是二十年來（從「五四」運動算起）的新的革命過程，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生動的具體內容。

五、新民主主義的政治

中國革命分為兩個歷史階段，而其第一階段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是中國的革命的新歷史特點。但這個新的特點具體表現在中國內部的政治關係與經濟關係上又是怎樣的呢？下面我們就來說明這種情形。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前（「五四」運動發生於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與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是中國的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他們的知識份子）。這時，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當作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階級力量登上政治的舞臺，還是當作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追隨者參加了革命。例如辛亥革命時的無產階級，就是無權的階級。

在「五四」運動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指導者，主要的已經不是屬於中國資產階級一個階級，而有中國無產階級參加進去了。這時，中國無產階級，由於自己的長成，與俄國革命

的聲響，已要迅速地變成了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政治力量。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與整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的綱領，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實行，則是中國共產黨單獨進行的。

由於中國資產階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所以，雖然處在帝國主義時代，他們也還是在一定時期中與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與反對本國官僚軍閥政府（這後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時期與北伐戰爭時期，即資產階級還沒有當政的時期）的革命性，可以同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他們所願意反對的敵人，這是中國資產階級與舊俄帝國的資產階級的不同之點。在舊俄帝國，因為他已經是一個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是侵略別人的，所以俄國的資產階級沒有什麼革命性。在那裏，無產階級的任務，在於反對資產階級，而不是聯合它。在中國，因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國資產階級還有在一定時期中與一定程度上革命性。在這裏，無產階級的任務，在於不忽視資產階級的這種革命性，而有建立反帝國主義與反官僚軍閥政府的統一戰線的能。

但同時，也即是由於中國資產階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他們在經濟上與政治上，是異常軟弱的，他們保存了一種性質，即對於革命敵人的妥協性。中國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即使在革命時，也不願意與帝國主義完全分裂，並且他們同農村中的土地剝削有密切連繫，因此他們就不願與不能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加不願與更加不能徹底推翻封建勢力。這樣中國資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兩大基本任務，中國資產階級都不能解決。而且他們又在一九二七年這一長的時間內，投入了帝國主義的懷抱，並和封建勢力結成同盟，背叛過自己的革命綱領，反對過當時的革命人民，在抗戰中，大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以汪精衛爲代表，又已投降了敵人，表示了大資產階級的新的叛變。這又是中國資產階級同歷史上歐美各先進國的資產階級特別是法國的資產階級的不同之點。在歐美各國，特別是法國，當他們還在革命時代，那裏的資產階級革命是比較澈底的。在中國則其資產階級連這點澈底性都沒有。

一方面——革命性，又一方面——妥協性。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一身而二任焉」的兩面性。這種兩面性，就是歐美歷史上的資產階級也是同具的。大戰前，他們都聯合工農反對敵人，工農覺悟，他們又聯合敵人反對工農。這是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的一般規律，不過中國資產階級更有如上所說的特點罷了。

在中國的事非常明白，誰能領導人民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誰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爲人民的死敵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而特別是帝國主義的原故。在今日誰能領導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並實施民主政治，誰就是人民的救星。中國資產階級如能盡此責任，那就誰也不能不佩服它的，而如果不能，這個責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了。

所以，無論如何，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份子與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而這些階級，或者已經覺悟，或在正在覺悟起來，他們必然要成爲中華民主共和國的

國家構成與政權構成的基本部分。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只能是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民主義即孫中山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共和國。

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一方面與舊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這是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種共和已經過時了。另一方面，也與最新式的，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這是最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種共和國已經在蘇聯興盛起來，並且還要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無疑將成爲一切先進國家構成與政權構成的統治形式。但是這種共和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還不適用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中。因此，在一切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中的國家形式，唯一的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歷史時期的國家形式，因而是過渡的國家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一種國家形式。

因此全世界多種多樣的國家體制中，按其社會性質來劃分，基本的不外乎三種：（甲）資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乙）無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丙）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共和國。

第一種，是舊民主主義的國家。在今天，在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爆發之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已經沒有民主氣息，一切都轉變或即將轉變爲資產階級的血腥的軍事專政了。某些地主與資產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可以附在這一點。

第二種，除蘇聯外，正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醞釀着，將來要成爲一定時期中的世界統治形式

第三種、革命的殖民地國家的過渡形式。各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必然會有些不同之特點，但這是大同中的小異。只要是革命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其國家構成與政權構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幾個反對帝國主義的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在今天的中國，這種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式，就是抗日統一戰綫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又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的，統一戰綫的。但可惜，抗戰許久了，國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還未着手，日本帝國主義就利用這個最根本的弱點，大踏步的打了進來，再不變計，民族的命運是非常危險的，現在開始的憲政運動，我們希望能挽救這種危險。

這裏所談的是「國體」問題。這個國體問題，從前清末年起，鬧了幾十年還沒有鬧清楚。其實，它只是指的一個問題，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資產階級總是隱瞞這種階級地位，而用「國民」的名詞達到其一階級專政的實際。這種隱瞞，對於革命的人民，毫無利益，應該爲之清楚之指明。「國民」這個名詞是可以的，但是國民不包括反革命份子，不包括漢奸，而是一切革命的人民。一切革命的階級對於反革命漢奸們的專政，這就是我們的國家。

「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爲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爲壓迫平民之工具。蓋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爲一般平民所公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這是一九二四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

大會宣言中的莊嚴的聲明。十六年，國民黨自己違背了這個聲明，以致造成今天這樣國難深重的局面。這是國民黨一個絕大的錯誤，我們希望它在抗日的洗禮中改正這個錯誤。

至於還有所謂「政體」問題，那是指的政權構成的形式，指的一定社會階級取何種形式去組織那反對敵人保護自己的政權機關。沒有適當形式的政權機關，就不能代表國家。中國現在可以採取國民大會，省民大會，縣民大會，區民大會直至鄉民大會的系統，並由各級大會選舉政府。但必須實行無男女、信仰、財產、教育等差別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選舉制，才能適合於各革命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適合於表現民意與指揮革命鬥爭，適合於新民主主義的精神。這種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的發揮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的去反對革命的敵人。「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須表現在政府與軍隊的組織中，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就叫做政體與國體不相適應。

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共和國，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就是名符其實的中華民國。我們現在雖有中華民國之名，尚無中華民國之實，脛名實實，這就是今天的工作。

這就是革命的中國，抗日的中國應該建立與決不可不建立的內部政治關係。這就是今天「建國」作的唯一正確方向。